

《春娇与志明》当中Sam（徐峥饰）把春娇（杨千嬅饰）带到了清华的情人坡上野餐。微醺的黄昏和婆娑的树影斑驳在他与她的脸上。清华的男男女女漫步在情人坡上落下桃花花瓣的小路，转眼望去那木制的椅子上也会闪过几个零落的身影，徘徊在长廊里，读着一本无人共读的书。

## 清华联谊今与昔

○ 陈竹君

### 11层的落地窗和西大饭厅的“北冰洋”

在电子系系馆罗姆楼1楼11层472平方米大的报告厅前，对外经贸大学的女生们从电梯里走出，迈过玫瑰花铺过的红地毯，走进早已有清华2011级电子系男生夹道两旁等待着的舞池中。黑西装，小礼服，慢三平四的节拍里夹杂着口袋里玫瑰的曼香。主持人进行了简短的舞蹈培训后，依旧生涩的脚步里，小树林第一次舞培时握住异性双手的悸动还久久难忘，大家跟着国标队领舞的同学开始旋转，跳跃，享受这光影之间的眩晕。

11层落地窗的玻璃上人影幢幢，“凑钱”小游戏和男女对唱的节目已经结束了，舞会上的男男女女渐渐变得熟练起来，于是，最high的抽奖活动在这一刻到来：只抽男生，奖品是两张电影票或者是情侣餐厅的饭票，规定是被抽到的男生必须带一个女生上去领奖。主持人现场教了一段salsa，拉丁音乐里人们前进，后退，摇摆，定格。

三十多年前的西大饭厅（现在医学院所在地）里，房间只是简单地用拉花布置了一下；一个破旧的音响在放着音乐，蹩脚的大电钟等待着跨年倒计时的欢呼；入口处摆的小

桌子上，卖着些老北京“北冰洋”汽水，橘黄色的液体似乎是点亮食堂的唯一色彩。“大家都站着，没有什么休息的地方。”新清华时期（1949年以后），每年元旦前夜在西大饭厅举行的新年全校舞会是一年的压轴戏，“每年的新年舞会都会有上千人，卖票卖到里面塞满为止”，81级清华热能系，曾担任校团委副书记的龙大伟回忆道。

到西大饭厅的跨年倒计时的时候，上千人挤在食堂里，已经没有人在跳，“大家就只是在蹦了，啊啊啊……”一千多人在食堂里叫着、蹦着，像一锅已经沸腾了的好菜。外面还有人嚷嚷着要用两毛钱的饭票换一张一毛钱的舞会门票。龙大伟说：“1毛钱一张门票。当时饭票最大面



男生们和女生们的集体舞（电子系11级王昱阳提供）

额才两毛，这都是大家从嘴里省出来的。”

“我们这次的舞会有很多创新，都是这一届才想出来的新点子。”组织此次电子系舞会的电子系大三同学张天宇看着搭档柴云子说，“我们三个waiter，都很帅，都正式培训过，负责在舞池里用托盘给大家送吃的喝的；还有“拍立得”：男生成功邀请女生后可以照两张“拍立得”，男女生各一张，留言交换”；舞会外部有很多休息区域，准备有吃的；两个人如果觉得舞池里面比较吵，可以出来喝点水，看看风景，我们是11层，落地大窗（风景很好）。”

回忆着当时的情景，龙大伟不禁微笑着说：“当时来跳舞的有成群结队，结成舞伴去的，也有形单影只、‘孤魂野鬼’，游来转去的”。当时去的男生多，女生少，以至于很多舞会海报上会特地写上女生不收门票。周边学校来参加清华舞会的也很多，北大、北师大、北医等等都有。“还有女生看不上自己学校的男生，来找清华男生的……我的一个学弟，研究生考到天坛那边，每周六也都要过来清华跳，坚持了一年半，跳上了一个合适的，现在白头偕老定居国外。”



电子系男生与对外经贸大学女生共舞（王昱阳提供）

## 联谊让“宅男”“宅女”动起来

现在的清华电子系男女比例和以前的清华很相像，都差不多是5:1。

张天宇说，“同学们的要求我们尽量满足，但是有一些客观原因确实无法超越。”他们班曾经联系过人大商学院、北外、北语等学校，都因为学校不允许或是时间不合适无法联谊。这次最终选择与对外经贸大学的经贸学院联谊也是因为其男女比例合适，2011级的同学至今也还没有办过舞会。

与清华其他一些院系提前找舞伴的习惯不同，电子系舞会的传统是现场邀请舞伴。所以在舞会前就对男生们进行专业的培训，了解标准的社交礼仪文化，怎样得体地在舞会上邀请舞伴。“我们的习惯是现场找舞伴，不希望做一个点对点的交流，而是多去交流，多去认识新同学。但是也有很少一部分是自带男女朋友的。”张天宇说，“至于舞会后有没有后续联系，这东西是个正态分布，肯定会有人在尖上的。”

柴云子说这次舞会给她最深的感受就是理工女其实理工的成分没有那么多，“以前认为理工科女生特别学术，不怎么打扮，这次舞会看完后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系的女生穿的也是晚礼服，化了点淡妆，在舞会上和男生的交流和对外经贸这种文科院校的女生相比一点也不逊色，观点改变还挺大的。”

“社交能力应该是所有人都有，我们给大家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知道这样的知识是需要掌握的。”张天宇把电子系的舞会定位在一个浪漫型的交流平台，一个了解社交文化的平台。“大家从面对面的交流变成电脑对电脑的交流，虽然有利于快

速交流，但是其实不是很好。”柴云子补充道。组织舞会活动给他们也带来许多，谈吐间听不出他们理工生的木讷和固执。

### “补上文革十年耽误的青春”

重提舞会的话题，许多老清华人感叹，同过去相比，现在的联谊文化似乎更加接近于现实和功利主义，30年前的清华，有过那么一段光辉岁月，是用理想做装点，用使命做注脚的。1977年恢复高考后，清华“老三届”（指77,78,79三级非从高中毕业上大学的大学生）在理想和抱负被压抑了十年之后，急需一个能力和感情的释放口。

用龙大伟的说法，这一代人多“以知识和科技振兴中华”为己任，有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然而这种使命感却是与弥补青春和疗伤相伴相生的；面对无谓浪费掉的十年青春无奈心酸，所以要把一年当十年来用，要学习十年失掉的知识，要“补上文革十年耽误的青春”。

龙大伟回忆说，“当时校园是不允许谈恋爱的”。“大部分老三届都已经30多岁了，不是很需要男女意义上的联谊。”再加上课业繁重，老三届中谈恋爱的人很少。在这种情况下，清华的联谊联的主要是友谊，不局限于目的化、娱乐化的舞会。

和“老三届”一样，“新三届”（80,81,82级清华学生）恰逢提出“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同样保持了这种重任在己的使命感。如果说上一代人是在疗伤，那这一代人就是第一批向未来展望的人。“我们是五年学制，我在清华上了60门课，大家都差不多。”龙大伟说，“那时在同龄人当中，4%的人可以上大学，和现在80%上大学相比，是很宝贵的。当时有句话说，‘八千教师，八千子弟，八千精英’有八千本科生，几乎没有研究生。祖国未来似乎都担负在我们身上。”

用理想主义者来形容新老三届不为过。年代特色使得他们乐于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追求理想，并且需要“指路人”和知音，因此当时的学生活动是非常活跃的。团委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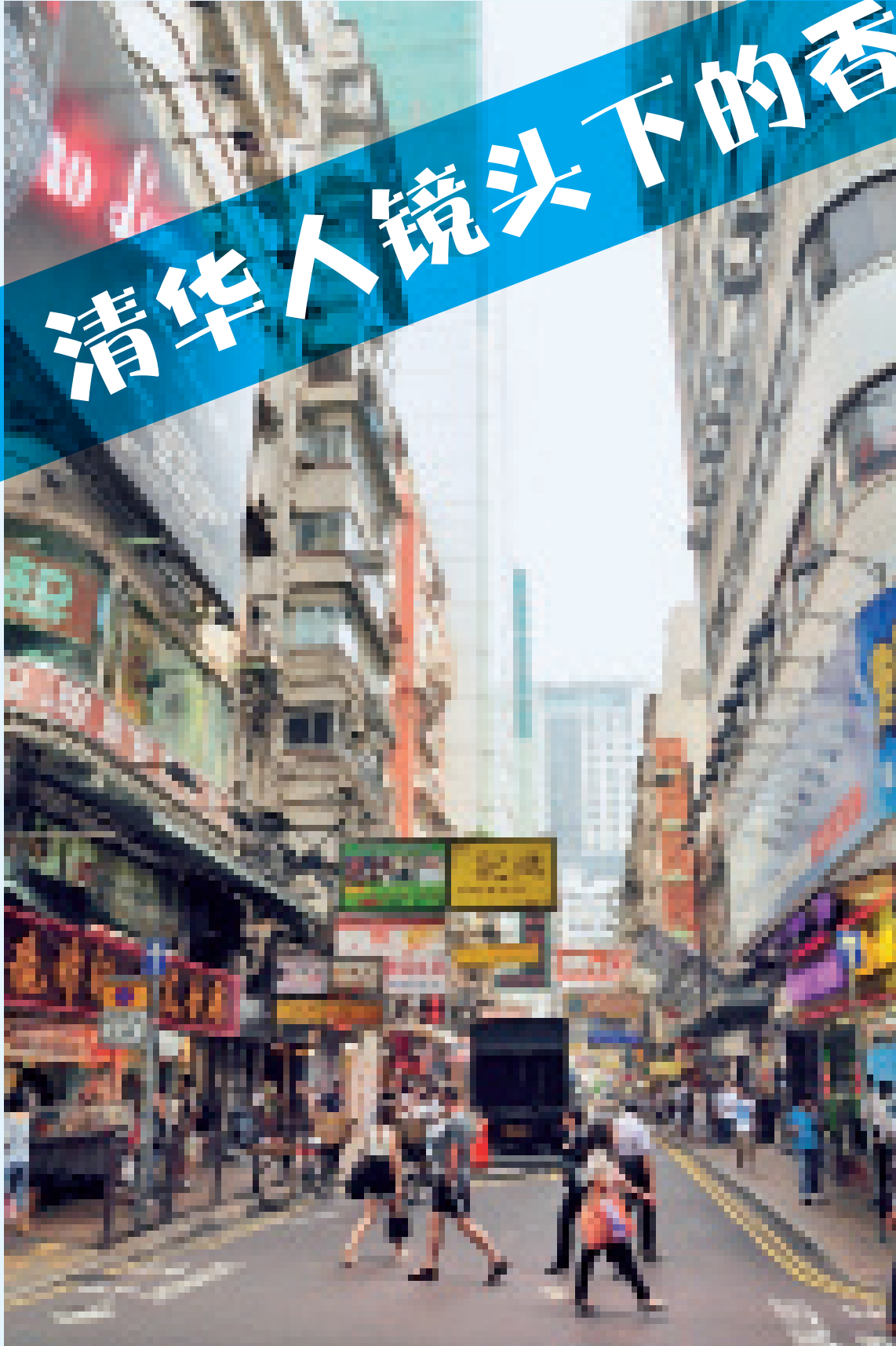
经历过“文革”时期的青年们更期待理想的实现。（资料图片）

文艺社团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其中的舞蹈队还有过胡锦涛总书记做队长，王大中校长做队员的历史。学生会也有科协、绿协等协会社团。据龙大伟说，当时一教还有放映录像的，都是原版外语片。“我看过《静静的顿河》，9个小时，现场还要请外文系老师同声传译，俄文的嘛，看不懂。”这也算是富有格调的浪漫青春。

“同方部（大礼堂草坪旁）是志同道合者聚集的地方，其中大部分组织以社团，以研究会形式存在，是一种高层次的联谊形式。”

“当时还有文学社，分东西区两大组，下面再细分散文组、诗歌组等等。”龙大伟坐在沙发上，陷入回忆中：“大家兴起之时到那里去抒发一下，和一曲。当时的那种精神还是非常饱满，非常理想的。”

# 清华人镜头下的香港



人潮涌动，高楼林立，尖沙咀给你好看。（杨昊 摄）



工地小憩。（柯永权 摄）



礼拜堂改为餐厅，依然嗅



天人合一 (柯永权 摄)



得到神圣的味道。(蔡珩 摄)



回校的小巴, 等待也很是坦然。(蔡珩 摄)



沙田站, 人与列车。(柯永权 摄)

(本栏目内容由《清新时报》提供, 照片为清华学生所拍摄)